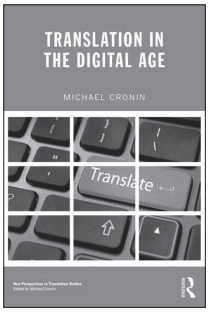
編譯論叢
第七卷　第一期（2014年3月），261-266

書評

評*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*

馮國扶

書名：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
作者：Michael Cronin
出版者：Routledge
出版年：2013
總頁數：176
ISBN：978-041560860-2
定價：24.99 英鎊



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一書所探討的並不是科技，而是科技所掀起的理性議題。不容否認翻譯已經進入數位時代：翻譯科技日新月異，新的翻譯形態百花齊放。不過，Cronin並沒有從技術層面探討數位時代的翻譯科技，卻深入觀察了科技如何影響翻譯的過程、譯者的角色、閱眾對翻譯的影響、以及專業翻譯機構的營運，最後再回頭審視翻譯的本質、以及翻譯與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。作者在這本書中既不試圖解答任何問題，也不做任何預測。他只是把讀者帶入他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原因，然後留下理性思考的空間給讀者。

第一章The house of translation以不同時代的事例來說明3T（貿易、科技、翻譯）的互動模型，作者認為工具是界定文化與認同的核心，我們所造的工具，又反過來塑造我們的文化與文明。第二章Plain speaking探討了一些語言現象，一方面語言受標準化的約制而趨向單調，同時英語又因是通用語言而不免於混雜。此章也敘述了機器翻譯對人的影響，包括「去中間化」（不需要人類

馮國扶，萬象翻譯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，E-mail：a4@linguitronics.com。

譯者）以及crowd-sourcing（用戶翻譯）。第三章Translating limits論述翻譯對文化發展的貢獻，以及翻譯如何突破侷限。Cronin勾畫了一個即時翻譯的無疆界世界，並探討翻譯的標準化與多元化概念。第四章Everyware用工業革命來說明數位翻譯時代：機器代替人工、自動化與集中管理、雙向及同步的生產過程。最後一章Details探究機器翻譯的「概要翻譯」(indicative/gist translations) 如何影響翻譯產業、翻譯流程，以及譯者的角色。

此書令人想到開啟數位時代的數學家Alan Turing，在他辭世六十年之後，英國王室終於為他平反，回復其名譽。Turing在二戰期間受英國政府徵召為軍方解譯德軍電報密碼，他的解碼成果使二戰提早兩年結束，可說是功在全人類。然而直到1974年以前，這個設在倫敦郊區的譯碼組織始終是英國政府的最高機密，這群數學家的貢獻也不為人知。英國軍方隱藏了Turing的功績，他卻因為不願隱藏同性戀的身份而被判猥褻罪並遭到化學「治療」之後自殺身亡，年僅四十一。

1936年，Turing提出劃時代的電算理論，他以簡單的電路證明了電可以用於運算，並可用預設的程式控制電路運算。這套理論從此改變了人類世界，開啟電腦與網路的全新時代。Turing還預言了人工智能 (artificial intelligence)，他為人工智能所下的定義是：如果你和機器交談而不知道對方是機器，那就是人工智能。

為甚麼判別人工智能的標準是交談？為甚麼不是登陸月球、探索太陽系或打敗世界棋王？在七十年前，交談似乎不夠高科技。隨後的半個世紀裡，人類完成了登月，繼而探索更遙遠的外太空，超級電腦「深藍」也擊敗了棋王，我們卻還是無法使電腦像人一樣交談。這時候我們才瞭解，原來電腦與人交談果然是人工智能的試金石。電腦所做的是執行程式，也就是按照人的指令工作。唯有我們先瞭解自己的智能，才能化為指令使電腦執行。如果我們還不瞭解自己的頭腦如何運作，又如何使電腦模擬人腦？阻隔在我們與人工智能之間的並不是目前的電算科技能力，而是我們對人類智能的認識。

為了瞭解我們自己的頭腦，上個世紀已經開啟了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，甚

至用電腦系統建立起「類神經網路」而進入到意識的探索。探索得愈深，愈是心存敬畏。科技讓我們看到數十萬年演化而來的語言智能何其奧妙。

如果現在的科技水準（或是我們對智能的認識）還不足以支持電腦與人交談，那麼退而求其次，我們是否能讓電腦翻譯人類的語言？自1950年代起，喬治城大學首開機器翻譯研究之先河，隨後世界各國紛紛投入機器翻譯之研究。早期的機器翻譯系統大多是「規則式翻譯系統」，其基本理念是假設兩種語言的辭彙及語法之間存在某種關係，只要掌握了這些關係或是語文轉換的規則，就可以寫成指令使電腦執行翻譯。然而實證的結果說明了各種語文之間的關係不是這麼簡單，語文本身更是複雜。作者Cronin在第三章寫下這句話：「翻譯最終的探求是從外語回到母語」。原來我們自以為精熟的母語，一經探索才醒悟到我們對之竟是如此之陌生與無知。

機器翻譯系統從語法到語意，再引進統計、翻譯記憶與其他多種技術，仍然只能「在某種程度上」進行翻譯。自動化翻譯每一次的挫敗或進展，都使我們對母語的認識向前推進一小步。

作者Cronin在討論數位時代的翻譯之前，先論述了翻譯在各個時空所扮演的角色（第一章）。中國自漢至北宋延續千年的佛經翻譯工程，徹底重塑了漢民族的思想、生活、語言、及文化；清季同文館短暫的西學中譯工程，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。西亞與歐洲的歷史也充滿了這樣的故事，不同民族之間相互學習新知而加速了文明的進程，翻譯則一直是跨文化學習過程中必然的活動。如果說每一項工具或科技都為我們解開了一片迷障，而電算機與網路更為我們一次揭開了一片廣大的未知領域，當然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惶恐與困惑。不過，這一次the journey home也許離家更近。

Cronin從產業視角出發，陳述數位時代的翻譯現象與成因。在人類歷史上，翻譯和商務一向是分不開的，值此商業全球化的時代，翻譯的需求也達到空前的規模。這些翻譯的特色是量大、多語、交期短、要求一致性。這樣的需求催生了大規模並且高度「自動化」及「集中控管」的翻譯（第四章）；企業網站的翻譯更需要「雙向」以及「同步」，雙向是指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動

態溝通、對話、與回應；同步則指全天24小時的線上即時翻譯服務。這些需求以及成本與時間的考量，都是重塑翻譯風貌的推動力量。快速成長的跨國商務帶動了本地化翻譯，快速提供大量且一致的訊息，但卻降低了翻譯中的人性成份，翻譯工作者也感受到無比的失落迷惑。

非商業領域也有顛覆傳統翻譯的創舉。例如 wiki-translation運用crowd-sourcing創造了一種新角色：prosumers（翻譯的閱眾也是翻譯的生產者），打破了傳統的線性翻譯模式而走向高效瀏覽 (power browsing)。我們過去習於接受的傳統是由「專業譯者」擔綱翻譯工作，然而閱眾母體也許是更完整的翻譯資源。Crowd-sourcing這樣的顛覆之舉雖然違反我們習於接受的專業分工，但是從資源面來看，crowd-sourcing運用更為廣大的翻譯人資源，是翻譯的合理化。

Google將全文翻譯變成了概要翻譯（gist translation，或indicative translation）。很多人批評機器翻譯降低了翻譯品質，這類評論有部份是依據機器產出的結果，或許更多是出於直覺。然而機器翻譯的產出過去只做為個人或翻譯機構的參考，鮮少被當成是翻譯成品。Cronin此書出版的2013年可以視為機器翻譯應用的分水嶺，大型全球級翻譯公司以及一些跨國企業開始將譯案分級處理，其中對翻譯品質要求最低的兩個級別是「用機器翻譯產出略加編輯」以及「直接使用機器翻譯產出」。這對於長年從事翻譯工作的人絕對是莫大的震撼，但客觀而言這也是遲早必然襲來的風暴。「直接使用機器翻譯產出作為翻譯成品」反映了翻譯需求快速成長與人力資源的限制，反映出業者的成本壓力，也昭示了翻譯業對翻譯科技的樂觀預期。

至少截至本書出版為止，機器翻譯及記憶翻譯的產出仍然需要人工後編 (post-editing)。如果省去人工後編就是機器直接翻譯，有人稱這種不經譯者的直接翻譯為「去中間化」(disintermediation)。然而機器翻譯系統難道不是居於訊息著作者與閱眾的「中間」？只是原本位居中間的人類譯者現在換成了機器系統。機器產出的翻譯少了意涵、略過了許多細節、欠缺完整性、行文不流暢，但這些「小瑕疵」也許都是暫時的。另一方面，機器翻譯消滅了人類譯者必然的主觀，也打破了人類譯者的生產力限制與高成本生產結構，卻都是確定的。

除了去中間化之外，gist translations與crowd-sourcing還促成了翻譯的「去金錢」(demonetization)。在此之前，若不論政府與學術機構出資的翻譯活動，絕大多數的翻譯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其具備經濟價值，而且翻譯成果的經濟價值必須大於翻譯生產的金錢成本。金錢條件限制阻斷了絕大多數的訊息溝通，解除這道主要限制才有可能進入全面翻譯或全面溝通的時代。

有了「去中間」以及「去金錢」的翻譯方式，我們反而更清楚的認識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。幾千年來，我們習於歌頌譯者對跨語文族群溝通所帶來的貢獻，卻極少正視譯者本身也是溝通的限制甚至障礙。

全面翻譯時代對語文的衝擊也是可以預見的。任何兩種語文的語法及辭彙都無法完全對應，理論上不存在完美精確的翻譯，因此翻譯活動必然為所涉及的語文帶來改變（第二章）。中文有大量辭彙來自佛經，五四以後的中文使用者閱讀文言已相當困難，其原因不僅只是白話與文言的差異，更是因為現代漢語在短短數十年間已經融入大量的外來語；又如日文，其本身就是一套吸收外來語的機制。Cronin指出英文成為國際語言而呈現另一種問題，大量的流通英文是由非英文母語的人所撰寫，英文母語人士反而需要接受甚至學習這些外來英文。翻譯必然產生語文混血 (hybridization of language)，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面大量翻譯的時代，語文重塑的速度與幅度更是驚人。我們與上一代之間已經出現溝通障礙，與下一代以至下兩代之間的鴻溝只會更寬。

數位科技發展未久就帶給我們如此巨大的衝擊，很多人已不知如何思考這些新的翻譯科技與翻譯現象。聖經說神看到人虛妄自大，想要建通天之塔，於是神使天下萬民異語，彼此不通。如果創世紀所言為真，那麼辛苦的翻譯可能是人為了本身的虛妄贖罪，不論人工翻譯或是數位科技翻譯，謙卑總是能幫助我們在混沌中看清道路。